

## 第九回 面許朱陳 硬寫絕據

詩曰：

遊戲姻緣不自由，多情司寇太風流。

局中侮弄渾如夢，空使冰人笑白頭。

裴爺暗想：“宣生之病由寶珠而起，今若向他說明，使柯老知之，必又有一番波折，且不知寶珠心下如何。再者，宣生把事看容易了，也不成千古風流佳話。待我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一則看宣生之心，可堅如金石；二則將柯老侮弄一番，磨滅他一番直拙的氣性；三則使寶珠得有所歸，不枉我一片救他的婆心。”想定主意，便將綺霞、綺雲兩個女兒喚至面前，將此事與他商議，又叫他暗暗細探寶珠口氣如何，報我知道。兩位小姐聽見乃尊分付，連聲答應，回了後邊。果依裴爺的話去問寶珠。寶珠又執拗起來道：“宣生之病，與我何幹！今若借此聯姻，分明無私有弊，無怪我父置奴於死地。此事如何可行？”綺霞、綺雲見寶珠回得決絕，也不朝下再說，便回復裴爺。裴爺點頭含笑，命二女退下，心中打算一會，即差家人裴福去請太僕柯爺，立等有要話面談。

裴福領了主人之命，如飛趕到柯府去請柯爺。自有柯府門公報知柯爺。柯爺因逼死女兒，與夫人吵鬧幾場，正在府中納悶。忽見裴府相請，一則出去散散悶，二則也要去面謝裴年兄。但不知他請我什麼話說，且到哪裏知道。分付門公：“叫裴府家人先回，我隨後就到。”門公答應出去，打發裴府家人去了。柯爺即更換衣襟，帶了兩三個家人跟隨，坐轎到裴府而來。

不消片時，已到裴府。柯爺下轎，少不得裴府門公飛報裴爺。裴爺即刻出迎，將柯爺迎至廳上，見禮，分賓坐下，家人送茶，茶畢，柯爺道：“那日承裴年兄見教，照依辦法，果然爽快。小弟感激不盡。”裴爺聽說，故意吃驚道：“那是我失口一句頑話，柯年兄竟把我的話認真做了麼？”柯爺道：“凡事要做便做，有何遲疑？況此女死有餘辜，尚留戀他做什麼！”裴爺故意大叫道：“此女之死，吾之過也。年兄亦未免忍心至此！”說罷，連聲嘆息。柯爺只認悲爺當真憐惜他女兒之死，反搖手道：“年兄不必憐惜這不肖女兒。我們且說正話。請問年兄，呼喚小弟有何見諭？”裴爺道：“無事不敢驚動年兄。有一件事，相煩代挈年兄吃杯喜酒。”柯爺笑道：“有喜酒吃，年兄分付，小弟自當效勞。但不知年兄見委何事？”裴爺道：“小弟有一小女，年已十六，才貌亦可去得，打點托年兄作伐，做一個冰人。”柯爺吃驚道：“你又來拿我開心了。我知道年兄只有兩位千金，大的已許趙通政長子，第二已許江都督次子，雖未過門，俱已受聘。年兄哪裏又有一個待字之女托我為媒？豈不是耍我老拙麼？”裴爺正色道：“兒女婚姻大事，怎能將無作有，向朋友戲言！”柯爺不信道：“你這個女兒來歷，向小弟說明，我好做媒人去。”裴爺道：“這是捨弟俊卿之女，幼失父母，隨我撫養成人。今日不好好代他擇個佳婿，完成他終身大事，小弟死後，怎對捨弟於九泉！這不是同我女兒一般嗎，小弟可曾拿年兄開心？”柯爺拍掌道：“年兄說明，我便去做媒。卻不知年兄看重哪家卿宦的兒郎？”裴爺笑道：“這位兒郎，小弟之所愛，即年兄之所惡者也。年兄莫怪，小弟方敢直言。”柯爺道：“小弟做媒，有何惡頭，有何怪頭？年兄只管請教。”裴爺道：“我看上了你貴連襟的令郎，要招他做東床。煩年兄去說媒，再無不成的。”柯爺聽說，吃驚不小，道：“年兄有個好女兒，偌大京都，怕揀不出一個好佳婿，獨看上了這輕薄畜生！這個媒人小弟不願做的，年兄另請別人罷。”說著，便起身告辭，早被裴爺捺了坐下道：“年兄又來直拙了。你做你的媒，不關你事，何必推諉？”柯爺道：“小弟恨這小畜生如切齒，我還代他做媒？”裴爺道：“你卻恨他，我卻愛他。相屈年兄走一遭，自當從重謝媒。”柯爺道：“小畜生此刻病重得很呢！倘有不測，豈不誤了令媛的終身？不如等他好了，再去說媒罷。”裴爺道：“不妨事的。他的重病由抑郁而起，或因結親，將喜一沖，病可立愈。就有不測，一是我女命當如此，二是我情願的，總不怪媒人。年兄但請放心，只管說去，一說便成。”柯爺被裴爺一番言語捆住，不好推卻，道：“媒是小弟說去，成與不成，休說小弟效勞不周。”裴爺道：“這個自然。”說畢，催著柯爺動身。

送到門口，還叮嚀道：“小弟今日便候回音，年兄切勿忘卻。”柯爺答應，方告別上轎而去。坐在轎中，肚內很笑：“長卿何其癡愚！一定要把女兒配此小畜生。又知道我與宣家仇恨甚深，定要央我做媒，豈不好笑！也罷，我只到那裏略為言之，成與不成，不負朋友之所托。”想定主意，轎到宣府。果與宣爺會面，也不問他乃郎病之好歹，只將裴爺求親的來意略為一談。宣爺搖手道：“小兒不知是何心病，誓不娶親。此刻病雖好些，屢被我重為教訓。他立意如此，雖我父母，亦不能強他。襟兄就將此話，回覆裴年兄，請他莫怪。”柯爺明知其意，也不朝下再說，即告別上轎，又到裴府，回復裴爺“非是我不盡言，怎奈宣家父子俱不允親”的話說了一遍。這是柯爺把話故意說激烈些，使裴爺一怒而止。誰知裴爺明察秋毫，反笑嘻嘻道：“今日有勞年兄，容日登門再謝。”柯爺連稱“不敢”，隨即別了裴爺，上轎回府。

裴爺將柯爺送出大門而去，即轉身來到書房坐下，分付兒子以松，叫他明日到宣府看看登鰲之病：“如果好了，你可務必邀他到我這裏來。你可陪他在書房閑話，我自出來有話問他。”以松答應，裴爺起身回後去了。

裴公子領了父親之命，過宿一宵，果於次日，帶了書僮、佛奴，往宣府而來。宣公子因得寶珠死信，染成一病，醫藥無效，幾於無望，生全大虧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夢見不知是仙是神對他說：“寶珠不死，汝休傷生。”宣公子自得夢以後，忽又想到：“寶珠落水，豈無救星？”想到這裏，忽然心中松快，病又減去幾分，漸漸身子撐持下床，每日將養，病也脫體。宣老夫婦見兒子病好，方纔放心。又見他年紀不小，情竇已開，四處也代他央媒求親。就是裴府這頭親事來說，要算門當戶對，宣爺非不願意，怎奈宣公子心中只有一個寶珠，除了寶珠，寧可終身不娶。宣老夫婦每為此事憂心，欲待責備兒子，又怕他舊病復發，只得隱忍下來。宣公子雖是病好，猶自日夜癡想寶珠。

這日正坐在書房納悶，忽見裴公子前來候他的病。本是文章好友，今見他到來，可以借此談談解悶，忙迎請進書房。見禮，分賓而坐。茶畢，各道寒溫。一會，裴公子問病以後，邀他出去散散悶。宣公子不好推卻，只得入內告知父母。宣老夫婦又怕兒子在家悶出病來，命他帶了抱琴、醉瑟兩個書僮跟隨出去逛一逛，早去早回，不要傷神。宣公子答應，出來陪了裴公子出得府，一路談講，也在四處游玩一回。

裴公子把宣公子誘到自己府門，務必邀他進去，稍坐片時歇歇。宣公子因有前日拒親一事在心，不好意思到裴府去。當不得裴公子再三再四，將宣公子邀進府內。來到書房，見禮，分賓坐定，佛奴送茶。茶畢，裴公子道：“宣仁兄貴恙，何以今日纔解，不蒙家

尊仰扳於仁兄，而仁兄何拒絕之甚？莫非仰扳不起麼？”宣公子嘆一口氣道：“小弟苦衷，一言難盡。望仁兄原諒。”

裴公子正要開口，只聽書房外一聲咳嗽，裴爺進來，兩位公子俱已站起相迎，惟宣公子見了裴爺，面有慚色，也免不得向前相見，口稱：“年伯在上，小侄登鰲拜見。”裴爺道：“賢侄少禮，一旁坐下。”宣公子告坐，大家方纔坐定。裴爺道：“我看賢侄才貌雙全，老夫久已拜服。因膝下有一弱女，雖非寶室，亦是掌珠，欲擇一佳婿。如賢侄者，世上罕有其人，故前托令姨丈向你尊翁說媒。滿擬一說必成，誰知推托，多分是令姨丈不會說話、代人善為撮合。今幸賢侄光臨寒捨，老夫不揣冒昧，當面將弱女許與賢侄，賢侄不可再為推辭。”宣公子道：“年伯分付，小侄怎敢推辭。但無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小侄焉能自主？望年伯原諒。”裴爺道：“只要賢侄允了親事，少不得央出媒妁，通知你家父母，這就不為自主了。”宣公子被裴爺這一駁，沒得話回，道：“小侄心事，連自己也說不出來。年伯府中千金，自有乘龍佳婿，何必小侄？但小侄雖有一點才貌，不足為奇，望年伯恕小侄唐突之罪。”裴爺笑道：“賢侄說不出的心事，老夫知之久矣，只不過情獨鐘於寶珠。可惜寶珠已死，徒想無益。就是小女，才貌也不亞於寶珠，賢侄不要少所見，多所怪，過於拘執，自貽後悔。”宣公子被裴爺說出心事，滿面通紅，道：“小侄不曾情戀寶珠，別事也無後悔。”裴爺怒道：“你今日拒絕如此，不要到後來再想求我，我也是不能從命的。”宣公子也被裴爺絮煩急了，道：“年伯若不相信小侄，便寫一個憑據與年伯，以為後日執證。”裴爺聽說，哈哈大笑，就叫宣公子寫此憑據。宣公子取了筆硯，怎生寫法，且看下文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